

他们相聚在初冬

母国政



母国政

他们相聚在初冬

百花文艺出版社

他们相聚在初冬

母 国 政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3/8 插页2 字数178,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 10151·677

定价: 0.81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的小说作品，大部分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
《女儿心里有支歌》中歌颂了退休老编辑，热情做街道工作的好品质；《一位作家的自述》真切生动的描叙了一个作家艰辛创业的曲折道路；《他们相聚在初冬》中描写了六十年代初的一群大学同学，二十年后相聚在北京的生活场景，刻画了几个遭遇不同、性格迥异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的立论和行动，剖析社会，鞭达时弊，激励进取，给人以教益。

作品题材新颖别致，文笔质朴、自然，富有特色。

目 录

他们相聚在初冬	1
爸爸的小说	33
女儿心里有支歌	48
舅舅从美国来	66
窒闷的夏夜	96
一个古旧的故事	115
寂寞的孩子	135
失去二号院落的大街	150
A国B城郊外的夜晚	164
一位作家的自述	188
三人行	221
有朋自远方来	239
一位名声欠佳的人	258
这里的珍珠	274
后 记	295

他们相聚在初冬

石双林站在人行便道上，虽然很有些无聊，但他仍象在学校里一样，两手反抄在身后，挺胸昂首，显得庄重，精神饱满。也许这是出于职业养成的习惯，也许是由于昨天傍晚那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他踌躇满怀。他已经开始臃肿的下颏微微向上扬着，颇有些居高临下的气势。这就使那张粗犷的、形状不算太规整的褐色大脸，不仅显露出平庸的本色，也凭添了一股倨傲的神气。

他正在打量着身边的一群人——倘使不算冷眼旁观，至少，那目光也缺少应有的热情。

那群人，年纪大多在四十岁出头，有男有女，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少一半戴着眼镜，多一半额前、脸上刻着深浅不一的皱纹；女同胞差不多都烫头了，一看其中某些人乌黑的、缺少自然光泽的鬓发，就不难猜出，那是在理发馆里染过的。灰色的或者蓝色的涤卡制服，几乎是他们包括女同胞在内的大部份人的服装。

石双林觉得，如果这些人，此刻是聚集在历史博物馆

门前，自然博物馆门前，或者正在展出某国工业产品的北京展览馆的宽阔广场上，那要协调得多，自然得多！恰恰不是，在这北京初冬的星期天的早晨——九点钟——他们是在北海公园门前！

街树凋落了，裸露着疏朗的枝干。迎面的中南海的红墙，也不使人觉得温暖——在夏天里，只要望上那红墙一眼，身上便燥热难当的。从大桥上吹来的阵阵西风，放肆地沿长街而去，将初冬砭人肌肤的寒气洒遍街头。

这群人聚集在团城弧线形的灰墙底下避风，一面吵吵嚷嚷，一面注视着马路两旁的电车站和自行车存车处的出入口。每当有他们熟悉的面容、寻觅的目光出现时，他们就象啦啦队似地齐声呼唤来者的名字或绰号。一时间，“包子”、“船长”、“娜塔莉娅”等等让外人莫名其妙的称呼，便随风飘响起来；甚至有人会跑上马路，和来人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直至打上一拳，拍上一掌，喝出那个在中国语言中极难清除的、既表示仇恨又表现亲善的、多能的污秽短句！他们这种与年纪不相称的热情，与文皱皱的仪表不相称的失态，使路上的行人和寥落的公园游客，不只一次投来惊诧的目光。然而，他们深深地沉浸在欢乐中，毫无知觉；即便他们当中偶尔有人瞥见了那惊诧的目光，也绝不在意，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热情和失态，反之，倒有一种隐隐的欣慰和自豪。

石双林是这次聚会中理所当然的一员。他奇怪，这些在中国近年来的灾难中逝去了整个青春的老同学们，怎么

还会迸发出这种廉价的热情？做出种种孩提式的天真举动？真是可笑！

这次距他们大学毕业后二十年的聚会，是由三位在南方的老同学来北京参加新产品会议做为导因的。他们没有忘记在京的十几位老同学，每天晚上，宁肯放弃为会议演出的节目，也要去探望一两个人。不知是在哪一次静夜长谈中，也不知是谁，首先提出大家聚会一次的建议。北京市区面积不算大，但是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十九位同学中，相当多的人，二十年来没有见过面；经常保持联系的，仅占很小的比例。这个建议被几个有活动能量的热心人四出鼓动一番，很快就获得了全体的赞同。

石双林是昨天下午从钟书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的。最初他的反应很冷淡——这二十年来，他在一所中学里规规矩矩地走自己的路，和老同学素无交往，也没有怀念过他们。对他来说，老同学早已形同路人了。而且，钟书望在他的印象中，是个虽然诸事热心、却头脑简单的人——他不甚看重钟书望这种荒唐的热情。他给钟书望的是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争取去，也可能去不成。虽经钟书望一再地劝说，乃至威胁，他也没有改口。临下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现了——学校党支部书记向他泄露了一个使他极为振奋的消息。啊，那个好消息，使他对老同学们的这次聚会突然热衷起来！今天上午，他本应去洗衣机厂买洗衣机的，他也果断地安排在聚会结束之后了。

他站在团城围墙和马路崖子中间的水泥方砖上，既不

朝前，也不靠后；他在嬉笑的谈话中心，又适当地保持一步的距离，使自己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上。他向每一个比他晚到的同学有分寸地微笑，轻轻地握手，用颇带些礼贤下士的口气问好、寒暄。使他略为不快的是，当年在大学里无论才华和容貌都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同学殷静娟，竟然抱歉地笑着，扭头问钟书望：“这位是谁呀？我怎么不记得？”钟书望说出他的名字，并且补充介绍说：“新华中学的党支部委员，主管人事工作。”殷静娟开玩笑说：“噢，步入仕途了。失敬！”他那张褐色大脸上，才恢复有分寸的微笑。

九点钟一过，钟书望就埋怨起来：

“就差李仲原了！集合的时间地点，都是他在电话里和我商量的，他却没来！”

同学们有的跟着埋怨；有的假装发狠：待会儿要处罚他！

殷静娟淡淡地说：

“早晨他要买菜、做饭，大概得晚到一会儿。”

“你们常见面？”

“哪里！我的一个同事，跟他住同院儿。”

“这么说，李仲原也遇上‘妻管严’啦？真是一物降一物！”

殷静娟正要解释，钟书望忽然嚷道：

“这小子怎么从公园里出来啦？对了，他家离北海后门近。”

钟书望笑着迎上去，殷静娟却退到人群里。

新来的同学李仲原，迈着体操运动员似的稳健步子，不慌不忙。他依然象上学时一样，留着短短的小平头，训练有素的身材依然结实健美，只是脸色苍白一些，憔悴一些。在他秀气的眉眼间，有一丝讥诮的神情浮动着，这不仅使他的脸显得生动，也显得年轻。他走到大家面前，左手扞在胸口上，对着向他欢呼和笑骂的同学们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的不幸是，每逢这种带游乐性质的聚会，必然迟到。因为我是在宣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那年结婚的。”

开始，大家都有些发怔，对他突如其来地念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莫名其妙，等听到最后，“哄”的一声笑起来。钟书望说：

“好家伙，几年没见了，你这张嘴依然如故！”

李仲原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他快走到殷静娟面前时，突然转过身，问道：

“各位都是怎么来的？——骑车？十一号？乘公共汽车？工作二十年了，咱们这批笨蛋们，没有一个混上小汽车的吗？真让我失望！”

大家又笑。有人说，看咱们孩子们的运气吧；也有人说，我们等着沾你的光呢！他一概不理，只是用夸张的眼神瞧着头顶上在冷风中瑟瑟抖动的杨树枝条，说：

“为了这个聚会地点，我和钟书望在电话里反复斟

酌，把各位家里的居住面积，都做了宽宏大量的估计，结果嘛，大家看到了。希望今天北海初冬的寒风，只能鼓荡起我们友谊的热情，不至于使我们产生什么凄凉之感！”

李仲原说这些使人玩味引人发笑的话时，脸上的神情是一本正经的。那双细细的弯弯的眼睛，在象女孩子似的长而稀疏的睫毛覆盖下，直直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许久一动不动，好象在等待对方的思索，而那思索的结果，是他早就料到的，因此，他的眼神里，流露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神气——象是在说：“难道不是这样吗？”当对方忍受不住他的充满挑战意味的注视，将目光转向一旁时，他就紧紧地抿住两片嘴唇，露出一点笑容，而且还要闷闷地咳嗽一声，表示这番对峙，告一段落。

这群中年人，都是十七、八岁时相识的，在四年无忧无虑的、没有大的利害冲突的岁月里结下了友情——那是他们用赤子之心结下的纯洁的、不掺杂任何利禄气味的友情，比起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所体验到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要简单得多，珍贵得多！现在大家聚在一起，一个个敞开心扉，让心里的快乐、希望、振奋、苦恼、忧虑、怨怼，无拘无束地流泻出来；上学时的趣事，在单位里遇到的奇闻，眼前的奋斗和艰难，都给大家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们沉浸在美好的欢聚中，仿佛都回到了学生时代。永安桥下的残荷，使他们想起盛夏在昆明湖上泛舟，绿水涟涟，荷花盛开，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琼岛春荫”石碑，使他们想起在芦沟桥公社劳动的情景，他们骑在芦

沟桥的石栏上眺望西山，群峰静穆，残阳如画。在从儿童体育场通往画舫斋的大道上，他们又想起在学院林荫路上的无数次散步，那时，他们正青春年少，相互间说过多少真挚而又空洞可笑的话呀，现在想来，都有些脸红。……

在这充满诗意的怀旧的氛围中，李仲原是个令人扫兴的角色。不论大家谈到过去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他都能把话题扯到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来，并且用他锋利的牢骚给话题染上一层严峻、沉重的色彩。他得意地逼视着大家：

“前些年，我们靠展望、靠不切实际的未来过日子，主观意志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现在，不少人又要靠回忆过去过日子——仿佛中国要是能够退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退回到五六年以前，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我奉劝各位，不要如此天真！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在扎扎实实地解决现实问题中前进，逃避，没有出路！”

他的这些高论，不仅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一直沉陷在中学生作业本和班主任工作中的钟书望，简直觉得顿开塞听。二十年前，钟书望是班上最热心社会工作，又是最单纯的学生，二十年后，依然如此。参加今天集会的，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他写信、打电话、跑路通知的，他是集会的实际主持者。出于急切渴望增长见识的心理，他常常使用自己的权力制止别人胡乱插话，让李仲原把话从容说完，对此，大家带着亲切谅解的微笑，没有任何责难。这样无形中，李仲原就成为谈话的中心了。

石双林不大愉快。本来，他以为自己会成为这次聚会上的明星。毕业二十年来，虽然时间很漫长，但在个人前途上，大家几乎都没有什么进展，甚至可以说，都还是庸庸碌碌之辈。譬如，头脑简单的钟书望，不仅仅是个中学数学教师吗？其他的人，不论是在中央单位，还是在地方机关，不外是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象李仲原这样在工厂或科研单位的，虽然当上了工程师或助理研究员，那不过是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得到的廉价赠予，没什么了不起。自己就不然了，入了党——二十年来，加上他，班上只有三个同学入党，那两个人又是窝窝囊囊、只会埋头苦干的普通党员。自己呢，党支部组织委员，兼管学校里的人事工作——这个国家里的人事干部，是被人刮目相看的！石双林知道自己的身价。对自己的脱颖而出，这群人竟有眼无珠！尤其令他不舒服的是，李仲原成了核心人物——一个哗众取宠的轻薄儿！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俩在一个宿舍，下乡劳动，他们睡在同一条炕上，他对李仲原可谓了若指掌。李仲原的全部精明才干，都挂在嘴皮子上，专门喜欢发表与众不同的议论。其实，有些问题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五八年小高炉炼出的钢铁，直到他们毕业时，还堆放在教学楼后面的荒草地上，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心中都有定评，只是不说罢了，李仲原却故作惊人之论。困难时期，谁不饿得心慌意乱呢，说有何用？能给你增加一斤定量吗？只能得到一顶思想右倾的帽子。他呢，在粮食问题辩论会上，偏偏说“不够吃”。……二十年后，李仲

原依然这样浅薄，而且敢于用那双细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逼视着别人，那股自信的神气，那股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而不容置疑的神气，真是可笑，可恼！……

初冬的北海公园里，显得非常荒寂。除了零零星星的外地旅客，象他们这样成群结队的，绝无仅有。路边的绿色长椅上，蒙着沙尘，空空荡荡。冷风驰过海面上的白浪，裹挟着从海水深处涌出的凉气，袭到人的鼻尖上、耳朵上。路边的阔叶杨在阵风中摇摇摆摆，“呜呜”吼叫。那飘落的枯叶和远处苍白的山间小径，仿佛都带着慑人心腑的寒意。

石双林寂寞地跟随在大家身后，觉得实在没有意思，而且，他身上有些发冷。久坐办公室，他的身体变得外强中干，一入冬天，就要戴上大口罩，防止感冒的侵袭，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竟然忘记戴了。他真想快些离开这冷飕飕的地方，去工厂取洗衣机。不过，那跳荡在心头的秘密，使他容忍下来。

这个李仲原，简直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当他们在画舫斋前面被假山环绕的坪地上小憩时，他凑到李仲原、钟书望这些谈兴最浓的人们中间。他想说话，又不想楞楞地加入——那就有自我吹嘘之嫌了。他希望创造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用象是漫不经心的口气，把那蹿动在他心里的秘密说出来。

大家有些疲累了，都在假山石上坐着、靠着，稍稍歇歇脚。只有李仲原还精力充沛地挺着胸脯站立在大家面前，

用他特有的风度高谈阔论。他的最忠实的听众钟书望，站在他身边，忽而皱着眉头提出问题，忽而又笑着对他机智锋利的答话表示由衷的惊讶。

在众人注视李仲原的目光中，殷静娟的目光是奇特的——常常是在和身边女同学低声谈话的间隙，偶尔向李仲原脸上一瞥。那一瞥，是那么冷漠，可在冷漠的深处，又有一点火似的热辣辣的光芒象流星似的闪烁一下。她的目光一离开李仲原的脸庞，刹那间便变得涣散了。她会久久地痴望着地上的方砖，或者将目光越过人们的头顶，凝望远方的一棵树木、一块流动的灰云，不知她的思绪飘向何处？

石双林和李仲原同住一个宿舍，从几年间李仲原不慎的只言片语中，他知道李仲原对殷静娟的倾慕；从一位曾经一度和他关系不错的女同学的口中，他也得知孤芳自赏的殷静娟对李仲原的赏识。但是两个人的骄傲与自尊，使两颗相互渴慕的心，越离越远了。那当然是年轻时做下的蠢事，不过，也证明了李仲原喜好意气用事的浅薄！如今，李仲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殷静娟仍是孑身一人。她大概四十一岁了，那式样一般但剪裁合体的薄呢短衫和虽然没有冷烫但也稍加修饰的短发，使她显得依然年轻，楚楚动人，从那奇特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对李仲原没有忘情。石双林知道，现在不是自己说话的时候，否则，这位看上去娴静但不乏锋芒的女同学，就会使他大大败兴。于是，他微笑着，倾听李仲原的连篇废话——在他看来，那

些都是废话！——象是兴致勃勃的样子，想以此做为下一步自己参加谈话的自然准备。

听得津津有味的钟书望，突然皱着眉头拦住李仲原：

“我听你这么神说，心里倒挺痛快，可我一琢磨，你也够刺儿头的！你跟领导的关系怎么样？”

有人笑了，有人觉得钟书望问得有理，专注地等待李仲原的回答。

“笑什么？”钟书望认真地说，“现在谁也不能不考虑和领导的关系，这话，不大受听，可有的领导，不是给人穿小鞋，就是给人紧鞋带儿，让你防不胜防！”

“无须过虑！”李仲原坦然地说，“我们厂长格外器重我，体贴我。”

“嗨！”

钟书望惊奇的眼睛，正逢上殷静娟忧虑的目光。

“他给我落实了两次政策：第一次让我当了维修组长，第二次让我重返科室，可维修组长不许卸任，一肩挑两担，工资六十二，物美价廉。厂长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凭这个！”

“当然不止。这两年，我们从西德进口了几台设备，咱们条件差，使不上，我斗胆做了几处小小的改革，今年年初，西德来人到我们厂调查设备使用情况，对我的改革，足足恭维了一番。”

“喔，他们认为改革得好？”

“当然！前几个月，他们还邀请我们厂派代表去他们

公司参观，并且商谈把我的一项改革应用到他们的新设计中去。”

“那当然得让你去。去了吗？”

“去了。”李仲原嘲讽地一笑，“厂长去的。”

“没让你去呀！”钟书望大为失望。

“厂长体贴我嘛！咱们吃惯了食堂里两角钱一个的炒白菜——对不起，现在两角五了——外国带血丝儿的小牛肉能消化得了吗？德国的黑啤酒跟五星啤酒味道也不一样，晕头胀脑多难受！”

“你们厂长也真够饿！”

“别这么说。我们厂长可不是忘恩负义之徒，他从西德搬回彩色电视之后，马上提议给我二百五十元的技术革新奖……”

“没忘记你。”

“说来惭愧！我那位三级工的夫人，手里哪拿过这么大的数目！我把奖金带回家的那天晚上，她一手攥着人民币，一手勾住我的脖子，破例亲亲热热地吻我一下！……”

“行了行了！”钟书望笑道，“这儿这么多人，胡说些什么！”

“你这纯粹是迂腐的书生气！这有什么？生活的真正滋味儿——酸、甜、苦、辣、麻——就是这样。”李仲原忽然把那双直视的眼睛转向石双林，微微一笑，“我这些话，阁下听来，不大受用吧？”

这毫无恶意的逗趣，太出乎石双林的意外。他没有李